

行走

初识东光

郜慧琴

为东光之行，我提前做了功课。不曾谋面的东光已在我心中有了神仙般的马致远、世界遗产谢家坝、护佑一方的铁菩萨等。

到达东光，休整一夜，在朋友的陪同下，开始“粗游”东光。所谓“粗游”，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东光的美景尽量多地领略一下，不求细致。

开了门，才知道是来看大柘树。这棵大柘树位于于桥乡大生村西南500米处，主树高约9米，据介绍大柘树有600多年历史。而今，在她身边已长出了许多小的柘树来，依傍大柘树茂密地生长着。远观，整个树系犹如龙的形状。柘树的枝叶果实除了药用价值外，周围的村民视它为“神树”。逢年过节，村民都会来这里挂红布红丝，祈福求平安。

望着饱经沧桑仍枝叶繁茂的大柘树，致远公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便在脑海里萦绕、回荡。

还沉浸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想象中，车子已驶入马祠堂村。一

位老人早已等候在路边，一座题为“马氏家祠”的古典院落矗立在眼前。

老人叫马秀伦，年逾七旬，马氏后裔，退休老教师。自2007年马氏家祠重建后，至今义务承担了马致远墓与马氏家祠的维护与管理。虽然竖着耳朵，但是许多话还是没听清楚。于是我就顺着他的指引和大体意思去理解眼前这座宗祠的根脉。

清瘦的老人，戴一顶乳白运动帽，在祠堂门口用一口当地方言给我们讲述了马氏家族的一些事情。虽然竖着耳朵，但是许多话还是没听清楚。于是我就顺着他的指引和大体意思去理解眼前这座宗祠的根脉。

老人说，我刚看的大柘树就是马氏祖人马司道从这里带过去的。以前这里都是马家坟，遍布碑碣和碑亭，还有许多拴马桩，松树、柏树居多。1958年，为修运河码头桥，把树给砍掉拉去修桥了。

马氏家祠正门前右边是马致远墓，左边是马氏族人墓碑，门两旁一副对联，“两朝明宦郎尹省，三世甲科祖父孙”。相传是明朝进士庄宪

祖所撰，沿用至今，体现了马致远祖孙三代高中进士，为国家效力，得到礼赞。

走出马家祠堂，回头又看了一眼马致远的坟丘。一阵儿清风吹来，仿佛看见他老人家正吟唱着“带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故乡秋，妻儿胖了咱消瘦。枕上忧，马上愁，死后休”。向我们走来。

一条窄窄的胡同，车子刚好通过。胡同里稍微宽敞处有一扇紧闭的铁门，这又是哪里？来此做甚？

我正在纳闷，紧闭的铁大门开了。随着一阵犬吠，一个短发、微黑、带着围裙的中年女人出现在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来回撵着三只似大不大的狼狗。她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国家级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王金芳。

穿过两栋平房，一幢钢结构的建筑映入眼帘。上方悬挂的“大运河陶文化博物馆”牌子让我豁然开朗。大运河陶文化博物馆是由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雕花镂空陶球传承人、东光县陶得金陶球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金葆政、马金芳夫妇于2019年创建的。为了这座博物

馆，多年来，金葆政夫妇购买收集了大运河沿岸和全国各地古陶器，制作各种大运河雕花陶球及陶制品。他们设立了陶球创作体验区和亲子创作区，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和雕花陶球泥塑工艺。迄今，已有1000多名中小學生来到博物馆亲身体验陶陶过程，感受陶文化的魅力。

走进大运河陶文化博物馆，女主人指引着我们从左边开始参观。很简朴的展厅存放着不同年代的陶制品，主人对每件陶器都做了标签。这些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陶制品，有真品也有仿品。类别五花八门，从日常用到陪葬用，从人物到动物，总共有2000件之多。

因为我们对陶器了解很少，所以也只能是走马观花了。

谢家坝位于东光县连锁五街、六街交界处，南运河东岸，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14年经世界遗产专家论证后，将中国大运河收录为世界遗产名录。河北段共有谢家坝、华家口夯土险工和沧州至德州段运河河道两点一线入选。

京杭大运河河北段多弯道，致使险工险段众多，连锁谢家坝为险段之一，历史上洪水在此处曾多次决口。清朝末年，当时连锁乡绅谢家坝捐资从南方购进大量糯米，组织人力用糯米熬粥加灰土与泥土混合筑堤，故名谢家坝。

谢家坝为大运河河北段仅存的

两处夯土坝之一，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故称为“糯米大坝”。夯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入柏木桩筑成。坝体长218米、厚3.6米、高5米。坝坝整体稳定性好，筑成后，再没有出现决堤状况，并留存至今。

在运河水势震天的年代，谢家坝对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护了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坝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它是中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再现了中国近代在漕运水利设施中夯筑的先进工艺，同时也为研究清末的夯土技术及南运河段险工护岸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朋友引领下，我们走下大坝，双手抚摸着这段饱经风霜早已发黑的大堤，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庆幸河里没有水，才使我零距离地紧靠着智慧的堤坝，留下难忘的印记，同时也感叹着东光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智慧。

匆匆地游览，像是让我在东光大地上寻找散落的珍珠。一颗、两颗，虽然很小，串起来却是一件让东光人骄傲的宝贝，她用独特的光芒在冀东南大地熠熠生辉。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升和建设，经过东光人民的不懈努力，东光文化展示带、原生态景观带、多彩全域旅游带、协同发展示范带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给大家。到那时，东光一定会更美。

到那时，我一定会再来。

汉诗

捷地(外一首)

骆驼

通了减河，大运河便消了咆哮千年的戾气。闹一起汹涌的运河水就成了大海欢乐的浪花当然，也需要落闸蓄水的过程。帆不停岸边的田野，停不下丰腴和妖娆

捷地，捷地。说不尽的人杰地灵就幸福而言，御碑苑的风骚怎么能比得上今天运河岸边的万亩桃林，以及种桃人，桃花一样的笑脸此刻，运河的浪花和桃林中荡漾的小曲，才是最好的圣喻

南湖

去南湖吧，恰逢周末在这个年纪，梦都很轻。轻到晨曦一启，就了结一段往事

南湖是大运河的孩子。在沧州无法企及桂花之香，无法企及江南此时的娇媚少安毋躁，我们暂以这片杨树林作为背景让脖子上的红围巾，和金黄色的落叶一起舞动

木槿花还在。仅凭一场霜寒奈何不了秋菊的性格。如果还能遇见田埂上最后的一朵小野花我会向她脱帽致礼，恭恭敬敬地说一声：春天再见

蝉消荷残怪不得季节，也怪不得南湖更不要责怪雁南飞，嗔怪垂柳此刻的寂寞每一个离别，都是生命的轮回方便的话，最好，我们还是一起登高远眺最艳丽的温柔，是着霜后的晚霞

口信(外二首)

风起云舒

直通南北一条舒缓的大运河，流经狮城我登楼云上，唤她三次，亦不见她羞湿的面容

沉默的南湖，作别春天我插满葭葭的胸膛，还无萌发的绿意白鸽不擦黛柳，桃花只现阑珊

凝望

春风过隙的乱舞。那南湖的巷桥上只留下昨日的帆影清风楼的直视朗吟楼与南川楼的回眸是否，邀来远处的晨钟与暮鼓声

还未入梦

一阵微凉的风，搁置在他乡是没有打开书籍我说，姑娘何时归来彼岸，终不见胭脂粉红

一棵树

一棵树，高出大地一棵树，触摸天空我极力脱离人设，思绪与枝条同属

风起，先知的思绪云涌，先知的情长我该如何理解滋生在世间的万物日月恰好，高出鼻梁

此刻，忽略存在一枚璀璨的珍珠，安放在硕大的蚌间无论什么方向，皆是归宿

年轮，既定命运一棵被砍伐的树，解析人的一生

鹤

红日置顶，一只鹤飞向我

先知，夸我说我，是一位真实的人

因此云朵与翅膀都交给我一身黑白色的羽毛那些日子

一路向西飞，归处与日月对望，与天地同在直至青松，被抓在脚下



▲牧马(国画) 李维学作

◀太阳的心(版画) 马良芬作

风物

红木越百年

赵文俊

漫步青县大运河红木文化小镇，推开一扇厚重的大门，总会与红木“不期而遇”。

明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在青县东北侧设立流河驿的第二天，三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开始了首次远航。郑和下西洋，不仅向外传播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国外的文化和特产，比如香料、木材。当年的木材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木，它是制作明清家具的重要原材料。

明隆庆年间，海禁开放，红木的流入量更大了。红木开始大量被制作成家具。那时江南一带达官显贵、文人雅士以拥有一件红木家具为荣。这些来自南方的精美红木家具也随着运河贸易的发展，漂流到了京城等北方地区。这些家具也很快受到了皇族显贵的追捧，他们不惜重金开始购买红木家具。然而问题很快暴露出来，由于南北两地气候差异大，南方的家具不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不可避免地出现开裂变形的状况。能工巧匠们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将木材在北方进行干燥处理。青县流河驿是当时距离京城最近的一个中转站，当然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这一重任。于是从国外进口的珍贵红木在江苏太仓刘家港转船，沿京杭运河一路运至青县流河驿。这样的中转在当时还能起到检验检疫的作用，因为人们不确定这些从

海外运来的木材是否带来了一些虫害和病毒细菌。那时成堆成垛的木材在流河驿卸船烘干上，此起彼伏的水声，船工的号子声，卸船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运河漕运繁盛时期喧闹的场景。这些经过加工的木材再转船漕运至京城宫廷御用监进行精工细作。天长日久，青县渐渐成为红木的集散地。

青县红木文化还曾在明朝弘治年间受到了张皇后的影响。张皇后曾在家乡兴济修建崇真宫，大量红木经运河运到兴济。张皇后修崇真宫之际，又历时四年扩建盘古庙，将红木用到青县的盘古庙里。

青县自古就是天子脚下的京畿之地，依靠河水运的便利，许多人沿运河一路北上走进宫廷，他们中不仅有服务宫廷的太监，还有一些走进皇宫的手工匠人。蔡先生是红木小镇一家店铺的主人，他的先祖就在进京匠人的队伍中。他说老人在宫里学了不少手艺，掌握了红木家具制作的精髓。除了制作家具之外，老人还负责宫殿一些木质构件的维修工作，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待到告老还乡，老人也将精湛的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带回了青县。

那时作为红木集散地的青县

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木匠到这里进行家具制作。这些匠人制作的家具在青县受到了宫廷风格的影响。出自青县的家具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家具的线条遒劲有力，气韵庄严，豪华尊贵，带有明显的皇家气派，有别于南方家具的文人气息。这也是京作家具的基本特点，青县因此被称为京作家具的发祥地。

蔡先生从17岁起就拿着祖先留下的工具开始了木工生涯。改革开放后，他接触到了王世襄先生编辑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从此仔细研读，奉为圭臬，爱不释手。改革开放后青县红木文化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明清古典家具的价值。与此同时大量外地人涌入青县收购古旧家具。蔡先生当时也加入到了收购古家具的热潮，一件件红木家具不再是书中毫无立体感的冰冷图片，它们穿过历史的尘埃真切地出现在了蔡先生的眼前。他轻轻地抚摸它们，一遍又一遍研究它们的造型和结构，一件件爱不释手。蔡先生先后接触到了200多件明清时代的硬木家具，有橱、柜、床、椅子、桌案等。通过仔细研究这些老家具的款式和制作工艺，蔡先生渐渐萌生了自己动手制作仿古红木家具的念头。

蔡先生从事红木家具制作几十年，当年他单枪匹马的手工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0多人的集团公司，他们设计制作的作品也屡屡获奖。

青县不仅是红木家具的集散地，更有着近万平方米的古典家具收藏馆。家具数量之大、品类之全，规格之高在国内屈指可数。

运河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之风延续至今。在青县，随便走进一家红木家具制作企业，总能听到

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工人正在进行加工制作。现在青县已经成为拥有包含周边4000余家红木家具经营加工企业及商户的北方最大的红木产业集聚地。这些企业不仅包括青县本地的，还有京津等地的一些著名企业。

大运河红木文化馆里，一位戴着眼镜的儒雅男士在向人们做着有关红木文化的各种介绍。这名男士叫陈志远，现任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工坊主要负责高端家具的设计制作。

2018年8月，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陈志远将工坊从北京搬到了青县。青县优厚的投资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严格规范的管理都深深吸引着陈志远。他说，青县的优势在于仅流河镇就聚集了大大小小2000多家实木家具制造商，可以说家家户户都在做与木头相关的事情，这对未来自己为家具生产配套十分重要。

陈志远的工坊至今已培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木匠30多人。他们高素质、高学历，不仅能够传承传统的木工手艺，还能够创新。

陈志远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央美术学院视觉高精尖中心非遗活化项目研究员。他的工坊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院的学生来这里进行木工制作。

榫卯无言，匠心永驻。红木沿运河一路漂流北上，穿越600多年的风烟岁月，走进了千家万户。如今古运河畔的青县早已有着“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中国运河古家具文化之都”的美誉。断航多年的沧州大运河并没有干枯，他那生生不息的气韵与风骨早已融进了运河人的血脉里，千秋万代，永不停歇。

典故

三山夺集

白世国

沧州南门里东侧曾有粮食大集，因临近运河兴盛了数百年。

大集天天开市。进城交易粮食的百姓、客商络绎不绝，拥塞于道。脚行的壮汉三五成群，在斗摊旁等待雇主。卖各类吃食的小贩背筐推车而来，热气氤氲的包子、馒头、烧饼、大米饭、炖牛肉……吆喝声此起彼伏。

四乡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大集，一部分粮食消散在本地。大集西，几百步开外是运河码头。大部分粮食装船运往天津、通州等地。停靠在码头的粮船首尾相连，桅桅如林。粮食来去之间带动了船运、脚行、钱铺、酒坊、糖坊、酱醋作坊、饮食等诸多行业，养活了一方百姓。

粮食大集的繁盛，斗摊、粮栈生意的兴隆，惹人眼热了。民国初年，发生“三山夺集”的事情。

蓝青山是东南乡的大财主，广有田产，骡马成群；姚震山是大集的收税官；李春山是县里的小吏。三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勾结在一起，要抢夺粮食大集的经营权——由蓝青山供应粮市、姚青山当集头管理斗摊与粮栈，李春山为他俩站台撑腰，从中渔利。

“三山”藏在幕后，雇佣一些地痞到粮食大集搅扰交易，殴打、恐吓外乡卖粮人。粮食大集逐渐冷清下来。地痞又来驱赶斗摊、粮栈。斗摊有官方颁发的斗帖(营业执照)，是合法经营，大家咽不下这口气。

“三山夺集”如若得逞，依靠大集谋生的人家就断了活路。单是南门内外就有两三百个赶驴骡子的粮贩，去盐山、庆云一带买粮食，驮到大集出售，赚点辛苦钱养家。

自粮食大集成立之初，斗摊就有个组织，叫公益号斗行总栈，延续了几百年。总栈不经营粮食生意，处理大集与外界的纷争以及规范行业行为。斗摊每交易一斗粮食，总栈提取二厘钱的公益金。

公益斗行总栈都是些经多识广的老人，大家一商量，决定从李春山身上下手。李春山先前常来大集赊粮，今天赊这户，明天赊那户，从不给钱。

斗摊的人去找李春山。李春山住在老当铺旁，正在家里。大家把李春山拉到街面上，责问他为什么买粮不给钱。李春山抵赖。人们上去就是一顿棍子，打得他哀声求饶。

大家再去西门外找姚震山。姚家大门紧锁，他吓跑了。

李春山因为双腿被打断，公益斗行总栈给他400块袁大头和几袋面粉养伤。姚震山跑到外地再没回来，也不收钱了。大财主蓝青山没了左膀右臂，断了夺集的念头。大集人“打伤李春山，吓跑姚震山，震慑蓝青山”，地痞也不再搅扰交易，维护了粮食大集的稳定。

粮食大集的贩夫走卒中隐藏着武林高手。譬如成兴斗局的掌柜李庆临，过去是开镖局的，走南闯北，心怀正义。卖锅饼的马云龙看似木讷拙言、风尘满面，是武德润身的大把式。他们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人。因为有他们在，大集的人交往起来也更和气。

大集人的信条：和善亲人、以义取利。这也是粮食大集兴盛数百年的原因之一。